

孤单北四环

原创 蔡菜caicai 沙漏狗shallowdog

2022-03-04
19:30

当代驾就站在我面前，一下看我，一下看车，一下看我指的方向，

所以你叫代驾就是为了挪一下车？他问我，

我对代驾说，是的，这车昨天提的，但我不会开，朋友停在这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，一小时八块钱，我停不起，现在路边又有车位了，所以叫您过来，帮我挪到那边。

代驾指着五十米开外的路边，就那儿？

是，我说，就那儿。

于是这辆车就被停在了离我家走路五分钟的路边，下班之后，先回到车里，点一份外卖，备注：送到XX路口东侧第五辆打开窗户招手的就是我，然后打开特斯拉的篝火模式，看电子火舌噼噼啪啪，感到内心重获平静，吃毕，再走五分钟回家。

i won't judge myself or let anyone do so, 我绝不认为这件事情荒诞，从另一个角度想，我只是用一辆车的钱，在北京买了一行宫，literally 可以行 的那种行宫，唯一值得商榷的是，这个行宫不在承德避暑山庄，而是在离我家步行5分钟的，一个停车位里。

有人觉得，我买车，一定是因为我有钱，并不是，这辆车的全款都是以贷款的形式交的，我和男友一人一半，也有人觉得，即便贷款，肯定也不是因为没有存款，哈哈，不想说了。

我是河南人，这种敢于跟全世界赊账的底气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妈对我爸的描述：那个在极度贫穷的岁月里仍天天变着花样花钱打扮自己的男人，后来有一天，我的父亲开着一辆新买的凯迪拉克出现了，我很诧异，我的父亲，这个失业五年天天在家用唱吧麦克风练习草原歌曲的男人，我俩谁能先挣到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悬念，怎么，这么快就揭晓了？我的父亲向我揭露了一个别样的谜底，凯迪拉克，是他借了亲戚三十个达不溜买的。

令我惊诧的不是他借了亲戚三十个达不溜换了新车，而是他述说这件事时的云淡风轻，他边说边打转向轮，不经心地看向窗外，仿佛借钱就是从河流里掬起一捧水，而水本就应该在大自然里自由地交换。

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理直气壮的物欲，以自刎相逼，对命运撒娇，一方面，一种破罐破摔的预支，另一方面，一种予取予求的淡定，就像相悖的莫比乌斯环会在某处接壤，我的父亲也一直活在属于他的自洽里。

显然，我的父亲非常喜欢车，但由于预算有限，只能拥有一辆车，和很多的模型车，那些模型被封存在一个玻璃柜里，每一辆的表面都有一些克制的包浆。在我还小的时候，我们坐在高高的二层大巴上，我的父亲如同一位盘踞而坐的吉普赛预言师，对着下方如梭车流的品牌、性能和司机的命运进行评判。他甚至看不清司机的脸，但却对他们中谁是桑塔纳班逼、谁是保时捷富二代、谁是马自达二奶，以及，最重要的，谁会最终死于车祸了然于胸。

听说我买了辆特斯拉，我的父亲主动赞助我五千元贴膜（并强调，这五千中有一部分是借的），意料之中地，他代表整个旧世界表达了我买电车的痛心疾首（不如买个宝马mini），按他的说法，这特斯拉，就好比是个背着一堆五号电池的大玩具，这辅助驾驶功能，就好比是个试运营的微信小程序，他还说，这破车根本开不到外地，不过“能开到更危险，所以还不如开不到。”

特斯拉续航多少？他又问，400多公里，我回答，我的父亲抚着不存在的胡子酣然大笑，手掌拍打在确实存在的肚子上，

哈哈哈哈哈，他说，我那车，加满油一下跑一千多公里。

他又说，要不先给我开两天，我不愿意开，我就是替你们摸摸情况。

我说能用你的凯迪拉克换吗，

我的父亲没有说话。

我的父亲告诉我，拿到驾照远远不等于会开车，但拿到驾照两天后，我就和男友开车去了内蒙古（路上充电两次），一个星期之后，又开车去了山西应县（路上充电一次），据说应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大的木塔，但我们最终因曾去过内蒙古而在高速下道口被劝返，当时我们距离木塔直线距离只有500米，但天黑了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一个多星期之后，我开始一个人开车。

有时候，我会开车接男朋友下班，他替我觉得麻烦，但他远远不知道，就算不接他下班，我也会自己开车出去，有时候去东五环边上一个咖啡馆，有时候只是随便跑跑，对于我来说，与特斯拉独处是一种接近梦幻的时刻，我一般会打开莫文蔚的歌，只踩单踏板，等待车子把所有轧过的颠簸传递为战栗，将本应跟我无关的景致全赶进挡风玻璃里，每一次驶进北四环，就像滑入宽阔水域，前面的车子都会变成反光点，然后拼了命地跟我波光粼粼。事实上，我根本不在乎特斯拉的续航能让我一口气跑多远，它跑不到的地方，我也不想去。

村上春树有两个重要论断，一是开日式买菜车的都是好人，二是开SUV的都是坏人，不仅如此，他还用一半的作品乐此不疲地揭示了，当一个男人的老婆跑（死）了之后，来一趟公路旅行会有多么快乐，似乎男的最隐秘的愿望，不过就是跟自己的车在一起。（啊！红色萨博！）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也曾看到无数大哥抚摸着自己的座驾喃喃自语，说什么这个是男人感官的延申，那个是男人感官的延申，好像男的最终都会有义肢，而女的只能剩下肉体，我只能说，如果可以，谁不想在地下车库打一把游戏，谁

不想边开车边听着莫文蔚哭泣，谁不想在北四环上一直孤单地疾驰下去，谁不想跟自己玩用感官的延申替换掉感官的游戏。

我永远记得那一天，当时代驾就站在我面前，一下看我，一下看车，一下看我指的方向，

所以你叫代驾就是为了挪一下车？他问我，

我对代驾说，是的，这车昨天提的，但我不会开，朋友停在这个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，一小时八块钱，我停不起，现在路边又有车位了，所以叫您过来，帮我挪到那边。

代驾指着五十米开外的路边，就那儿？

是，我说，就那儿。